

沈从文子集

833.2

Dg73

二十年五月初版

每冊實價一元

著作者 沈從文

上海望平街

發行者 新月書店

北平米市大街

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

目次

龍珠·····	一
丈夫·····	四一
燈·····	七九
建設·····	一一九
春天·····	一九九
紳士的太太·····	二四五

龍 朱

第一 說這個人

白耳族苗人中出美男子，仿佛是那地方的父母全曾參預過雕塑阿波羅神的工作，因此把美的模型留給兒子了。族長兒子龍朱年十七歲，爲美男子中之美男子。這個人，美麗強壯像獅子，溫和謙馴如小羊。是人中模型。是權威。是力。是光。種種比譬全是爲了他的美。其他的德行則與美一樣，得天比平常人都多。

提到龍朱像獅子，就使人生一種卑視自己的心情。平時在各樣事業得失上

全引不出妒嫉的神態，因為有次望到龍朱的鼻子，也立時變成小氣，甚至於想用鋼刀去刺破龍朱的鼻子。這樣與天作難的倔強野心却生之於神巫，到後又却因為這美，仍然把這神巫克服了。

白耳族，以及烏婆、獐裸、花帕、長脚、各族，人人都說龍朱像貌長得好，看，如白頭光明，如花新鮮，正因為說這樣話的人太多，無量的阿諛，反而煩惱了龍朱了。好的風儀用處不是得阿諛。（龍朱的地位，已就應當得到各樣人的尊敬歆羨了。）既不能在女人中煽動勇敢的悲歡，好的風儀全成為無意思之事。龍朱走到水邊去，照過了自己，相信自己的好處，又時時用銅鏡檢察自己，覺得並不為人過譽。然而結果如何呢？因為龍朱不像是應當在每個女子理想中的丈夫那麼平常，因此反而與婦女們離遠了。

女人不敢把龍朱當成目標，做那荒唐豔麗的夢，並不是女人的錯。在任何

民族中，女子們，不能把神做對象，來熱烈戀愛，來流淚流血，不是自然的事麼？任何種族的婦人，原永遠是一種胆小知分的獸類，要情人，也知道要什麼樣情人爲合乎身分。縱其中并不乏勇敢不知事故的女子，也自然能從她的不合理希望上得到一種好教訓。像貌堂堂是女子傾心的原由，但一個過分美觀的身材，却只作成了與女子相遠的方便。誰不承認獅子是孤獨？獅子永遠是孤獨，就只爲了獅子全身的紋綵與衆不同。

龍朱因爲美，有那與美同來的驕傲不？凡是到過青石岡的苗人，全都能賭咒作證，否認這個事。人人總說總爺的兒子，從不用地位虐待過人畜，也從不聞對長年老輩婦人女子失過敬禮。在稱讚龍朱的人口中，總還不忘同時提到龍朱的像貌。全寨中，年青漢子們，有與老年人爭吵事情時，老人詞窮，就必定說，我老了，你年青人，幹嗎不學龍朱謙恭對待長輩？這青年漢子，若還有羞

恥心存在，必立時遁去，不說話，或立即認錯，作揖陪禮。一個婦人與人談到自己兒子，總常說，兒子若能像龍朱，那就賣自己與江西布客，讓兒子得錢花用，也願意。所有未出嫁的女人，都想自己將來有個丈夫能與龍朱一樣，所有同丈夫吵嘴的婦人，說到丈夫時，總說你不是龍朱，真不配管我麼我；你若是龍朱，我做牛做馬也甘心情願。

還有，一個女人同她的情人，在山峒裏約會，男子不失約，女人第一句讚美的話總是「你真像龍朱。」其實這女人并不曾同龍朱有過交親，也未嘗聽到誰個女人同龍朱約會過。

一個長得太標致了的人，是這樣常常容易爲別人把名字放到口上咀嚼！

龍朱在本地方遠遠近近，得到的尊敬愛重，是如此。然而他是寂寞的。這人是獸中之獅，永遠當獨行無伴！

在龍朱面前，人人覺得是卑小，把男女之愛全抹殺，因此這族長的兒子，却永無從愛女人了。女人中，屬於烏婆族，以出產多情才貌女子著名地方的女人，也從無一個敢來在龍朱面前，閉上一隻眼，蕩着她上身，同龍朱挑情。也從無一個女人，敢把她繡成的荷包，擲到龍朱身邊來。也從無一個女人，敢把自己姓名與龍朱姓名編成一首歌，來到跳年時節唱。然而所有龍朱的親隨，所有龍朱的奴僕，又正因為美，正因為與龍朱接近，如何的在一種沉醉狂歡中享受這些年青女人小嘴長臂的溫柔！

「寂寞的王子，向神請求幫忙吧。」

使龍朱生長得如此壯美，是神的權力，也就是神所能幫助龍朱的唯一事。至於要女人傾心，是人為的事啊！

要自己，或他人，設法使女人來在面前唱歌，在中裸身於草席上面獻上貞

潔的身，只要是可能，龍朱不拘犧牲自己所有何物，都願意。然而不行。任怎樣設法，也不行。七梁橋的洞口終於有合攏的一日，有人能說在這高大山洞合攏以前，龍朱能夠得到女人的愛，是不可信的事。

不是怕受天責罰，也不是另有所畏，也不是預言者曾有明示，也不是族中法律限止，自自然然，所有女人都將她的愛情，給了一個男子，輪到龍朱却無分了。民族中積習，折磨了天才與英雄，不是在事業上粉骨碎身，便是在愛情中退位落伍，這不是僅僅白耳族王子的寂寞，他一種族中人，總不缺少同樣的故事！

在寂寞中龍朱是用騎馬獵狐以及其他消遣把日子混過了。

日子過了四年，他二十一歲。

四年後的龍朱，沒有與以前日子龍朱兩樣處。若說無論如何可以指出一點

不同來，那就是說如今的龍朱，更像一個好情人了，年齡在這個神工打就的身體上，加上了些更表示「力」的東西，應長毛的地方生長了茂盛的毛，應長肉的地方增加了結實的肉，一顆心，則同樣因為年齡所補充的，是更其能頑固的預備要愛了。

他越覺得寂寞。

雖說七梁洞并未有合攏，二十一歲的人年紀算青，來日正長，前途大好，然而甚麼時候是那補償填還時候呢？有人能作證，說天所給別的男子的，幸福與苦惱，也將同樣給龍朱麼？有人敢包，說到另一時，總有女子來愛龍朱麼？

白耳族男女結合，在唱歌。大年時，端午時，八月中秋時，以及跳年刺牛大祭時，男女成羣唱，成羣舞。女人們，各穿了峒錦衣裙，各戴花擦粉，供男子享受。平常時，在好天氣下，或早或晚，在山中深阿，在水濱，唱着歌，把

男女吸到一塊來，即在太陽下或月亮下，成了熟人，做着只有頂熟的人可做的事。在此習慣下，一個男子不能唱歌他是種羞辱，一個女子不能唱歌她不會得到好的丈夫。抓出自己的心，放在愛人的面前，方法不是錢，不是貌，不是門閥也不是假裝的一切，只有真實熱情的歌。所唱的，不拘是健壯樂觀，是憂鬱，是怒，是惱，是眼淚，總之還是歌。一個多情的鳥絕不是啞鳥。一個人在愛情上無力勇敢自白，那在一切事業上也全是無希望可言，這樣人決不是好人！

那麼龍朱必定是缺少這一項，所以不行了。

事實又并不如此。龍朱的歌全爲人引作模範的歌，用歌發誓的男子婦人，全採用龍朱誓歌那一個韻。一個情人被對方的歌窘倒時，總說及勝利人拜過龍朱作歌師傅的話。凡是龍朱的聲音，別人都知道，凡是龍朱唱的歌，無一個女

人敢接聲。各樣的超凡入聖，把龍朱摒除於愛情之外，歌的太完全太好，也彷彿成爲一種吃虧理由了。

有人拜龍朱作歌師傅的話，也是當真的，手下的用人，或其他青年漢子，在求愛中腹中歌詞爲女人逼盡，或者愛情扼着他的喉嚨，歌不出心中的事時，來請教龍朱，龍朱總不辭。經過龍朱的指點，結果是多數把女子引到家，成了管家婦。或者到山峒中，互相把心愿了銷。熟讀龍朱的歌的男子，博得美貌善歌的女人傾心，也有過許多人。但是歌師傅永遠是歌師傅，直接要龍朱教的，總全是男子，并無一個年青女人。

龍朱是獅子，只有說這個人是獅子，可以使我們對於他的寂寞得到一種解釋！

年青女人到甚麼地方去了呢？懂到唱歌要男人的，都給一些歌戰勝，全引

誘盡了。凡是女人都明白情慾上的固持是一種癡處，所以女人寧願意減價賣出，無一個敢屯貨在家。如今是只能讓日子過去一個辦法，因了日子的推遷，希望那新生的犢中也有那不怕獅子的犢在。

龍朱是常常這樣自慰着度着每個新的日子的，不要太把話說盡，在七梁橋洞口合攏以前，也許龍朱仍然可以遇着與這個高貴的人身分相稱的一種機運。

第二 說一件事

中秋大節的月下整夜歌舞，已成了過去的事了。大節的來臨，反而更寂寞，也成了過去的事了。如今是九月。打完谷子了。打完桐子了。紅薯早挖完全下地窖了。冬鷄已上孵，快要生出小鷄了。連日晴明出太陽，天氣冷暖宜

人。年青婦人全都負了柴爬同篾籠上坡爬草。各處山坡上都有歌聲，各處山峒裏，都有情人在用乾草鋪就并撒有野花的臨時床上并排坐或并頭睡。這九月是比春天還好的九月。

龍朱在這樣時候更多無聊。出去玩，打鳩本來非常相宜，然而一出門，就聽到各處歌聲，到許多地方又免不了要碰到那成雙的人，於是大門也不敢出了。

無所事事的龍朱，每天只在家中磨刀。這預備在冬天來剝豹皮的刀，是寶物，是龍朱的朋友。無聊無賴的龍朱，是正用着那「一日數摸挲劇於十五女」的心情來愛這寶刀的。刀用油在一方小石上磨了多日，光亮到暗中照得見人，鋒利到把頭髮放到刀口，吹一口氣髮就成兩截，然而還是每天把這刀來磨的。

某天，一個比平常日子似乎更像是有意幫助青年男女「野餐」的一天，黃

黃的日頭照滿全村，龍朱仍然磨刀。

在這·人臉上有種孤高鄙夷的表情，嘴角的笑紋也變成了一條對生存感到煩厭的線。他時時凝神聽察堡外遠處女人的尖細歌聲，又時時望天空。黃的日頭照到他一身，使他身上作春天溫暖。天是藍天，在藍天作底的景致中，常常有雁鵝排成八字或一字寫在那虛空。龍朱望到這些也不笑。

什麼事把龍朱變成這樣陰鬱的人呢？白耳族，烏婆族，獐獐，花帕，長脚，……每一族的年青女人都應負責，每一對年青情人都應致歉。婦女們，在愛情選擇中遺棄了這樣完全人物，是大菩薩神不許可的一件事，是愛神的恥辱，是民族滅亡的先兆。女人們對於戀愛不能發狂，不能超越一切利害去追求，不能選她頂歡喜的一個人，不論是白耳族還是烏婆族，總之這民族無用，近於中國漢人，也很顯明了。

龍朱正磨刀，一個矮矮的奴隸走到他身邊來，伏在龍朱的腳邊，用手攀他主人的腳。

龍朱瞥了一眼，仍然不做聲，因為遠處又有歌聲飛過來了。

奴隸撫着龍朱的腳也不做聲。

過了一陣，龍朱發聲了，聲音像唱歌，在柔和了莊嚴和愛的調子中挾着一點憤懣，說，「矮子你又不聽我話，做這個樣子！」

「主，我是你的奴僕。」

「難道你不想做朋友嗎？」

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在你面前我永遠卑小。誰人敢在你面前平排？誰人敢說他的尊嚴在美麗的龍朱面前還有存在必須？誰人不願意永遠爲龍朱作奴作婢？誰……」

龍朱用頓足制止了矮奴的奉承，然而矮奴仍然把最後一句「誰個女子敢想愛上龍朱？」恭維得不得體的話說畢，才站起來。

矮奴站起了，也仍然如平常人跪下一般高。矮人似乎真適宜於作奴隸的。龍朱說，「甚麼事使你這樣可憐？」

「在主面前看出我的可憐，這一天我真值得生存了。」

「你太聰明了。」

「經過主的稱讚獸子也成了天才。」

「我問你，到底有甚麼事？」

「是主人的事，因為主在此事上又可見出神的恩惠。」

「你這個只會唱歌不會說話的人，真要我打你了。」

矮奴到這時才把話說到身上。這個時他哭着臉，表明自己的苦惱失望，且